

1949—1979

儿童文学

诗 选

下

袁 鹰 邵燕祥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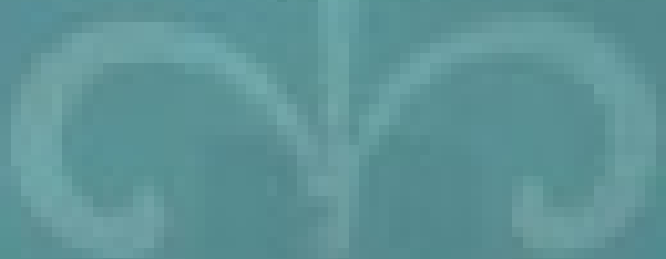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FINEST OF THE FINE

THE FINEST OF THE FINE



THE FINEST OF THE FINE



THE FINEST OF THE FINE

儿童文学

诗 选

下

袁 鹰 邵燕祥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白色的小木船

夏 矛

白色的小木船，
在河上飘荡，
小小的木船呵，
你装着我们的理想！

桅杆上悬着小红旗，
在微风中轻轻飞扬，
洁白的帆篷，
迎着金色的阳光。

喂！伙伴，快把电钮按动，
让小船儿乘风破浪。
这是我们大伙的创造，
它花去课余多少时光。

几次的失败，几次的烦恼，
辛勤的劳动终于得到报偿；
多少的喜悦，多少的快乐，
化成推动小船前进的力量。

小船呵，快驶，快驶，
你牵着多少人的眼光；
小船呵，快驶，快驶，
你装着多少人的理想……

小河在我们面前，
已变成万里汪洋；
小船化作了万吨大海轮，
正在祖国的海面上驶航。

我们将拉响汽笛，
问候祖国辽阔的海疆，
问候海岛、灯塔、渔船，
祝航海的水手们旅途安康！……

瞧！白色的小木船，
正在欢呼声里快速返航……
啊！小小的木船呵，
我们对你寄托了多少希望！

选自《少年文艺》1964年第6期

山溪，我问你

赖松廷

“山溪，我问你，
怎么溪水是黄的？”

“山巅金稻熟，
倒映在溪里。”

“山溪，我问你，
多少星星缀溪底？”

“电站夜明珠，
更比星星密。”

“山溪，我问你，
溪里花儿谁种的？”

“溪里荷花并未开，
那是鹅游鸭子戏。”

“山溪，我问你，

红波闪动是鲤鱼？”

“鲤鱼安家山顶，
红波闪处是红旗。”

“山溪，我问你，
为什么你的吼声震天地？”

“你问得我脸红难为情，
隆隆的吼声是抽水机！”

“山溪，我问你，
你怎不奔腾千万里？”

“社员筑起拦水堤，
叫我乖乖服务去。”

选自《少年文艺》1964年第7期

青青的小树

青 勃

田野上青青的小树，
排着长长的队伍，
向太阳伸出绿枝，
在春风里飘飘起舞。

小明赶着羊群，
去到河边放牧，
歌声涌着雪浪，
走过未来的林荫路。

一只羊羔离开羊群，
一朵浪花直扑小树，
它用头抵着树身，
把小树撞得直抖。

小明抱起羊羔，
抽着响鞭赶路：
“小羊呵，你可知道，
今天的小树，明天的梁柱。”

选自《少年文艺》1964年第8期

在队旗下长大的一代

海 鹰

序 诗

我清早在工作台边，
凝视着一张照片，
抑制不住内心激动，
看到自己在十五年前：

当朝阳初升，彩霞满天，
小学校门口红旗耀眼，
五个孩子手拉手走来，
五朵红云照亮了笑脸——

那一天我们在队旗下宣誓，
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
大家一齐唱着少先队队歌，
心头啊，铭刻着宏伟的志愿。

你们在哪儿，童年时的朋友？
红领巾一定还珍藏在身边。

入队时亲手种下的树苗，
如今已长成绿荫一片。

多么兴奋啊！正当建队十五周年，
回顾过去，展望前程；
从伟大祖国的各个地方，
寄来了四位战友的诗篇——

第一位战友

亲爱的海鹰！多年不见，
你可还记得我“小铁蛋”？
我俩曾并肩在跑道上锻炼，
说将来要跑遍地北天南！

我此刻战斗在大庆油田，
伟大的奇迹在这儿出现！
当我们刚到这儿来勘探，
头顶青天，脚下旷野一片。

没有道路，我们来闯！
前人办不了我们来办！
重重困难吓不住我们，
战斗的意志挡住了严寒！

任狂风怒吼，天昏地暗，

不忘记我是个共青团员，
哪怕地面冻成一块铁板，
我也要把它钻穿！

当输油管涌出了黑金子啊，
欢乐的泪花也涌上了双眼；
就在向天安门报喜的时刻，
我被批准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第二位战友

你还记得那娇弱的女娃吗？
离开了妈妈就要眼泪涟涟……
头上飘着两个花蝴蝶结儿，
一心要当著名的歌舞演员。

现在怎样啦？你猜猜看！
恐怕会认不出我的容颜——
我的身体变得又黑又结实，
我的心呵，象烈火一般！

我参加了新疆建设兵团，
到了终年积雪的天山。
初来时只见飞砂漫卷，
野狼嗥叫，荒无人烟。

你看我这手上的老茧，
那是当年开荒建设留下的纪念，
我决心学习老红军的榜样，
暂把大戈壁改造成花园！

我多么欢迎你到我们农场，
风光好，牛羊壮，瓜果甜。
联欢会上我要尽情歌舞，
提着花篮唱一曲《南泥湾》！

第三位战友

我永远忘不了悲惨的童年，
赤着脚流浪在黄浦江畔，
美国吉普车到处乱窜，
我幸而保住生命未得祸患！

胜利的号角驱走了黑暗，
人民解放军直下江南，
我听见那嚓嚓的草鞋声啊，
惊喜地扑到解放军怀中把叔叔唤！

从此我最爱那扎实的草鞋，
它和我命根子紧紧相连；
如今我已跨进了祖国的大学，
坚定的革命意志要象先烈一般！

听号鼓雷鸣，党在召唤，
我穿上草鞋奔向农业第一线。
眼看全球，心怀天下，
在阶级斗争中成长锻炼。

你听草鞋声响遍公社田间，
社会主义教育把农村面貌改观，
我们的国家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革命的进行曲在把宇宙震撼。

第四位战友

美国飞机轰炸上海的那一晚，
杨树浦燃起了滚滚浓烟，
我咬紧牙关在废墟中仰望，
发誓长大了要飞上蓝天。

在少年宫，我的航空模型
从小到大，一个接一个出现——
赤诚的目光紧跟着小飞机，
一眨也不眨地注视它上下回旋。

在运动场我钻进了虎伏圈，
摔了多少次跤，爬起来再练，
不爱跳舞，爱跳降落伞，

碧空姊妹洒下了朵朵花瓣。

看银燕的翅膀啊，光灿灿，
我第一回直上青云间。
千里的风雷万里的电——
“响尾蛇”敢进甬就别想生还！

盼着那国庆万众腾欢，
我们列阵飞过天安门前，
毛主席啊，向蓝空挥手笑，
我说我们曾经是少先队员！

我的回信

诗歌和照片抚摸了多少遍，
我的心啊，飞得很远，
虽说是群鹰展翅志在四方，
但依然步调一致并肩向前！

我的岗位是科学战线，
天天在电子仪器旁做实验，
我常感到战友们的手啊，
帮助我一同猛攻尖端。

每当我观测原子核裂变，
链锁反应爆发出强力的光，

就联想到千万革命青年，
青春光辉比这更为灿烂！

我们十五年前的少先队员啊！
如今勇敢顽强象雄鹰一般；
不怕风吹浪打，日晒雨淋，
永远沿着革命的道路大步向前。

你说说看，再过十五年，
白纸上又写出多少诗篇？
希望那时我们都成为共产党员，
天安门前再拍一张照片！

选自《少年文艺》1964年第12期

鞋 子

任 溶 溶

世上鞋子种类真多：
皮鞋、布鞋、胶鞋，
还有棉鞋、钉鞋、毡靴，
还有拖鞋、套鞋……

世上鞋子虽然很多，
我却讲一件事：
有一个人一辈子，
没有穿过鞋子！

他光着脚生到世上，
四岁就去干活。
连顿饱饭都吃不上，
鞋子就不用说。

他光着脚一直活了
七十多个年头，
他给地主一直当了
七十多年马牛。

最后他的两脚一挺，
在破席上死掉，
他的家当全在身上，
下面光着双脚。

穷弟兄们给这老人，
买来新鞋一双，
“他受尽了一辈子苦，
让他穿鞋下葬。”

可是鞋子还没穿上，
地主经过屋旁，
他把老鼠眼睛一眯，
呵呵笑着就讲：

“好哇，这个老不死的，
今天总算完蛋！
他活着时欠我的债，
死了也得归还！”

地主一把抢过鞋子，
扭转身子就跑，
于是老人直到入土，
还是光着双脚。